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毛相林

故事集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巫山县委
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故事集 /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巫山县委编.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2. 6

ISBN 978-7-5689-2908-0

I. ①“全… II. ①中…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82712号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故事集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巫山县委 编

策划编辑: 张永洋 周 晓

责任编辑: 夏 宇 版式设计: 周 娟 贺 莹

责任校对: 谢 芳 责任印制: 邱 瑶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饶帮华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20mm×1020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06千

2022年6月第1版 202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2908-0 定价: 6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录

CONTENTS

开篇 下庄像口井 / 001

第一章 艰难决策 / 009

一、毛相林决心修路 / 010

二、为修路多方向计 / 016

三、全村达成修路共识 / 023

四、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 033

五、积极踊跃报名修路 / 042

六、出发前的夜晚 / 049



第二章 绝壁天路 / 055

一、惊天动地第一炮 / 056

二、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 / 060

三、艰苦卓绝的悬崖生活 / 064

四、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 072

五、鏖战私钱洞和鸡冠梁 / 078

六、沈庆富壮烈牺牲 / 082

七、灵柩前竖起如林的手臂 / 086

八、五个孩子误服老鼠药 / 094

九、数代人的梦想今朝成现实 / 098



第三章 脱贫之路 / 103

一、脱贫致富的路又在哪儿 / 104

二、峰回路转柑橘梦 / 111

三、抱团合作力量大 / 120

四、西瓜圆梦山那边 / 126

五、三合大院迎客来 / 133

六、下庄品牌下庄面 / 143

七、脱贫要靠自己干 / 146



开篇 下庄像口井

下庄。

一声高亢、沧桑而悲凉的歌声冲天而起：

下庄像口井，
井有万丈深，
来回走一趟，
眼花头也昏。

.....



下庄村，绝壁合围，形似深井

在这歌声里，雾在四面合围的山上漫了起来，像铺展开来的棉花朵，洁白而轻柔。这景致适合抒情，也适合感慨。这不，一个带有沧桑感的男中音，从那栋低矮的泥巴墙房子旁边响了起来：

“你看嘛，我们这里四面悬崖峭壁的，与崖边垂直距离都有1公里多，真像一口天然的井啊。上天在隔断我们与外面的联系的时候，却又给了我们与别人不一样的山色时光。”

“是的哈。我们这里，春天的时候，那些数不清的山花花在山壁上开了，一层又一层的，漂亮得很。夏天的时候，那些各种各样的草草和树子，长出叶子后，嫩绿嫩绿的，从山顶到山脚，好像一顶千丈长的青纱帐子啊。秋天，四周山壁上各种树的颜色好好看哟：特别是我们巫山的红叶，一片一片的，一堆一堆的，红得和火烧云一样；在与云和雾连在一起的时候，它好像电视剧《西游记》里出现的仙境哈。冬天的时候，那些落在崖边上的雪，就像给我们这口井缠了一条白围巾，与白白的天空连接起来，也像给我们这个村子盖了一床白色的棉被。”另一个声音接着说。



天坑中的下庄村

“就是啊。你看那些猴子跳来跳去的，山鸡云雀飞来飞去的，看起安逸得很。外头有人说我们这里是世外桃源，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哈。”

“是啊，那是城里人说的。其实，没有在我们这里长期住下来，他们哪个（怎么）晓得我们生活的难处嘛。”

“嗯，是的哈。要是在以前，我们这里还算是可以的。男的种地，女的喂猪做饭，儿女们在跟前蹦蹦跳跳。祖先们选择到这样一个地方住下来，不能说没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这里山高路远，四周都是高山，外面的人想进来都很难。我想，祖先们从湖北等老远的地方跑到这里来，应该是当时他们遭不住（受不了）战乱带来的伤痛，才看上了这里的闭塞，求一个平安是福；再加上这里的土质好，种什么庄稼都会有收获的原因吧。”

“是啊，在大饥荒之年，我们这里也吃得饱饭，没有一个饿死的。”

“嗯啦，那么多外面的妹子嫁到我们这里来，不就是看上了我们这里一年四季不缺吃么？”

“可是，现在不得行了哈。改革开放过后，山外面的世界一天比一天繁荣，那日子简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没有出去过的人不晓得。我们出去过了，才晓得与山外面的差距——那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哈。”

“唉，我们的祖先哪里会晓得，我们这些后辈的生活，会因他们的选择，要变得穷途末路了。和山外面比，都要差到十万八千里啦。”

“以前，三峡和小三峡都是险山峻岭。三峡大坝蓄水过后，三峡变得柔柔和和的了。可我们这里在小三峡的背后，险山大川没能改变得了。”

“是的哈，要是也变了，多好嘛。如今我们的生活已过得举步维艰了。你说，要哪个办嘛？”

“是啊，山路难得走，过去还不觉得。可如今，年轻的男娃儿娶个媳妇都难，同村长大的女娃儿都嫁到外面去了。离开这里就再也不想回来啦。”

“这也怪不得女娃儿们，人往好地方走嘛。”

“是啊，是啊。”这个声音说完，抬起头来看向了后山。

后山紧依下庄，一体相承。那条先辈们留下的唯一的通往外面的路，若干年过后，仍紧贴在悬崖峭壁上。成90°角的路，如让下庄人做引体向

上；之字形的 108 道拐，一拐一晕头；三个供喘息歇气的台阶，沿途时常还会有野猪、黑熊等野兽出没。这里有让下庄人走一步一喊苦、行一步一喊难的无奈。

下庄人，每天清晨推门见山。山高千仞，山气扑鼻洗面，四山环壁而拥，如四道屏风，如一个壁高而厚、深而坚的摇篮。在这摇篮里，大姓张姓人家已有 17 代人在这里居住，其他姓相继次之。张、杨、袁、毛、刘、吴、王、马等姓，繁衍到 1997 年，下庄有近百户、数百人。毛相林便是这其中的一员，他与其他下庄人一起，见证了下庄人生活的点点滴滴。

作为土生土长的下庄人，毛相林因上学之路太远太艰辛，没有读初中就辍学回到下庄。在下庄，如他一样辍学的青年后生比比皆是。这像传染病，一代又一代在下庄蔓延。俗话说，知识改变命运。下庄人没有上多少学，读多少书，哪来的知识？命运又如何去改变？这是毛相林当上村干部后想得最多的事。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如何才能改变自己以及下庄人的命运，这是他在工作中和工作之余思考得最多的。

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下庄人的生活方式基本处于最原始的状态。说农村人肩挑背磨，他们缺少了肩挑，只能背磨。由于地势的原因，下庄人的生活物资运输基本只能靠背，而且背还得讲究方法。走挂在山壁上的羊肠山路，时常要提高警惕，扭着腰侧着身行走，不然时不时会有掉下山崖的危险。去一趟海拔近 1400 米的竹贤乡政府，除了爬上 1100 米的绝壁之路，还有更多的羊肠山路要走，没有一天时间就不要行动；去更远一点的骡坪镇、巫山县城就更不用说了。

在毛相林大脑的记事本里，下庄这个天井外面的人家娶小脚媳妇用大花轿抬，他们这里在迎娶外乡外村的小脚媳妇时，只能找一张椅子代替大花轿。不是用不起大花轿，而是用大花轿就无法从那条 108 道拐的挂壁山路将新媳妇抬下绝壁。新媳妇坐在代替大花轿的椅子上时，还要将身体用绳子固定在椅子上。除了抬新娘的人，男方还得安排几个人照顾前后抬新娘的人，以防意外事故发生。如果出现意外，那喜事就极有可能变为丧事，是很不吉利的。



老下庄人的出村老路

人们都说靠山吃山，这一点毛相林不否认，但靠山吃山的代价是千差万别的，因为山与山不一样。下庄人也靠山吃山，抓野鸡，打野猪，抓野山羊……用来改善生活；在悬崖峭壁上能采到名贵的中草药，可离县城遥远，路途艰险，想把这些中草药换成钱补贴家用也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

下庄人过着差不多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种养的东西难以背送出去变卖，生活中需要的东西也难以搬运回来。即使是种庄稼的肥料，到巫山县城去背几十斤回来，也得花上四天时间，很多人因此背得腰生隐疾，且一生伴随。

做饭用的煤就更别想了，不光是背得困难，买煤的钱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所以，下庄人生火做饭、煮喂猪的猪食，只能用柴火。一年四季，农闲时砍柴，农忙时砍柴，一个个下庄人，就像下庄悬崖四壁上点缀的“精灵”。然而，这些砍柴的“精灵”，却要时不时地面临悬崖峭壁对他们开的玩笑，一不留神就会魂归天堂。这些都是因没有一条平坦的路通往下庄这口天井之外而滋生的“病”，不，应该是“毒瘤”。

在毛相林的脑海里会时不时地闪现出一串名字：

杨自虎砍柴摔下山崖死了。

吴自清的小儿子到山崖上挖黄姜手脚摔残废了。

毛相奎去山壁上掏被堵住的水沟，被崖壁上的落石砸中，因为路途艰险，无法及时送外抢救，死了。

毛相斌9岁的弟弟走亲戚，因迷路跌下山崖，找了七天七夜，发现时已经死了。

蒋延成砍柴时身体被摔得七零八落，死了……还有生疾病无法及时送出就医而死的；有一时心堵想不开，喝农药来不及送出去抢救而死的……还有太多的年轻娃儿，因吃不了长年累月爬出“井”去求学的苦而辍学的……太多太多的原因残酷地制约着下庄人，让下庄人眼里看不到希望、看不见曙光。

这凶险的地形将下庄人禁锢着，下庄人就好比困在这个天井里的龙，纵有天大的本事、天大的梦想也无法施展。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太多的下庄人只是听说过，很少有人见识过；外面离下庄到底有多远，大多数下庄

人明白，就只有一条几公里的路那么长。这几公里长的路，是下庄前世与今生的分界点。

认识到这一点的几代下庄村支书也做过努力，想修一条好走的人行便道，让下庄人进出天井方便点，可在下庄如刀削过的崖壁天险面前，最终都不了了之。老村支书黄会鸿是亲身经历者，时不时与新任村支书毛相林对下庄的人和事进行梳理，一组组数据就这样被梳理出来：

从未到过县城的 153 人；
从未到过 30 公里外集镇的 50 人；
从未见过公路的 160 人；
从未见过汽车的 210 人；
从未坐过车的 315 人；
从未见过电视的 360 人；
从未看过电影的 100 人；
从悬崖上摔死的 23 人；
从悬崖上摔伤的 60 人；
从悬崖上摔伤致残的 15 人。

不到 400 人的下庄村，这组数据是相当惊人的。

下庄人就这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有将被世人遗忘的趋势。作为村组主要带头人，有一团火在毛相林心里不停歇地燃烧。他时刻都在盘算着拔掉困住下庄的这颗“毒瘤”，带着下庄人走出去，让下庄人走出一片新天地。他想到自己入党时的决心——我誓死忠于党、忠于人民——但马上又在心里不停地提问：“我忠于人民拿什么去为人民做点事？我忠于党又能为党做点什么？”回顾下庄的点点滴滴，想到党对脱贫的智慧思路——“要想富，先修路”的号召，目标在他心里逐渐明晰，然后越来越清楚——首先要做的就是修一条通往外面的公路，一条下庄之路。他不要做困龙，要做屋后岩口子上面的那条笑天龙，与这刀砍斧削般的悬崖峭壁做斗争，从这天井中冲啸而出……

（本章撰写：泥文）





第一章 艰难决策

四面合围的悬崖绝壁曾经庇护了下庄人，在改革开放后却锁住了下庄人的发展之路。冲出天井，迎接新生活，这是下庄人的梦想。

—— 题记

一、毛相林决心修路

下庄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小三峡深处，整个村庄被锁在由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巨大天井中。四周高山合围，从井口到井底，最高海拔 1300 多米，最低海拔 200 多米，坡度近 90° 。井底直径 1.3 公里，井口直径不到 10 公里。

下庄村地形，很像下庄村农民歌手彭仁松唱的古歌谣那样：

下庄像口井，
井有万丈深，
来回走一趟，
眼花头也昏。



下庄旧貌

沙哑的调子唱得悲壮苍凉，唱得悠远绵长。歌声回荡在被悬崖围住的井底村的崖壁上，饱含着村民心底的悲痛和隐忍。这首歌自下庄祖辈流传下来，村民无人不晓，无人不会唱。

下庄村虽然路难行，但是水好土肥，气候适宜。一年四季山鸟啼鸣，云雾缭绕，红苕、洋芋、苞谷不缺，不管再怎么困难，下庄都饿不死人。祖祖辈辈，下庄人靠着地肥水美的地理条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

1997年，毛相林刚满38岁，家住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是下庄村的村支书兼村主任。

毛相林瘦削，个头不高，说话做事干脆利落。村民有的叫他毛主任、毛支书，还有人叫他毛矮子。叫毛矮子没贬低他的意思，只是一种习惯并带有特别的亲近感。有时，他对别人也是这么介绍自己的：“我是下庄村的毛矮子。”

7月，毛相林参加了巫山县委举办的村干部培训班。回下庄村的路上，他有了许许多多的想法。这些想法来自这次会议学习，来自党校组织参观的七星村。

大巴开了好长一段路后，大家就下车了。毛相林很是怀疑地问：“我们是不是走错了路哟？这哪里是七星村？”

领队人回答：“没错，这就是七星村。”

毛相林很惊讶，这里层层梯田绕山而转，棵棵绿树果子垂悬。他看见桃子挂满枝头不说，桃子的皮还像抹了一层菜油，手摸光光滑滑，吃一口脆脆甜甜。毛相林又一次惊讶，这世界上还有不长毛毛的桃子啊？七星村人介绍说：“这种水果叫油桃。”

十多年前，毛相林到县城背尿素时住过这里。可这时一看，怪了怪了，昔日比下庄还穷的七星村土墙房子和茅草房子怎么不见了？那砖房子是啥时候一幢一幢立起来的？这还不算，村民邀请他们进屋看看。呀！屋里有个盒子，不少人在盒子里又唱又跳，还有汽车在里面开来开去。七星村村民介绍说：“这是电视机。”七星村人的衣服也不用手洗了，把衣服丢到洗衣机里，电一插，几转几不转，一会儿就洗完了。最稀奇

的是他们还用上了电磨，粮食倒进去，“哗哗哗”，谷子苞谷就像脱了一层衣服，白白生生、金金灿灿地磨出来了。

毛相林心里波浪翻滚，这才十多年，七星村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呀？同行的巫山县党校老师解释说：“七星村修了路，村里的东西运出去，外面的东西运进来，生活当然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啦！”

看着七星村的新面貌，毛相林很是羡慕。他想着下庄村里悬崖上没有任何防护的羊肠小道，想着村民们还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顿生强烈的失落感和紧迫感。不平静的心翻起了层层波浪，一浪高过一浪。

毛相林虽然读书不多，可是在竹贤乡小学读过“帽子班”，在下庄村也算得上是文化人。这次党校组织的实地考察，让他有了不安的躁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

7月，山里的天气有些炎热。回家路上，毛相林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自己有了别样的感觉，这感觉与往日不同，彻底不同。他想修一条路，修一条下庄村与外界连接的康庄路、幸福路。想到这，他感觉有一股热血往上涌。

毛相林想起前不久乡里开会时领导讲的话：“一家出一个劳动力，大家先给阮村修路，一村一村地修，如果路修多了就连起来，以后就村村通了。”他当时就犯起了嘀咕，这会儿就更有想法了：领导说得好是好，要是等别村来帮我们修，我们要等到猴年马月啊！一年里，肥猪运不出去，水果烂在地里，名贵药材当柴烧，化肥全是村民用高脚背篋背进来。娃儿读书也没路走，更可怕的是，村里在这几十年时间里，竟然有20多个人掉到崖下摔死了。他想，我们下庄村才最应该有条路啊，我们是一点都等不起了啊。

毛相林又想起第一个外出打工的刘道珍。刘道珍没有文化，在外面打工找不到好工作，碰得鼻青脸肿后又回到下庄村。回到下庄村的刘道珍也带回了外面世界的的神奇：城市的公路很宽很宽，路上的汽车比羊儿还跑得快。他告诉大家人们曾视为“保护神”的大山，是下庄村人见识外面世界的“拦路虎”。

下庄村397人中，有70多个残疾人，杨婆婆是小脚，18岁嫁到下庄，